



馆长今年25

璧山这家博物馆有藏品近20万件 以川渝地区老物件为主 馆长刘牛是刚毕业3年的大学生

大学毕业就成为一家博物馆馆长是什么体验？今年25岁的刘牛在2021年大学毕业后，便当上了重庆大圆祥博物馆馆长。这座位于璧山大山里的博物馆，拥有门、窗、匾、造像、木床等在近20万件藏品，主要以川渝地区的老物件为主，均为父亲刘健三十多年搜集而来。博物馆对于刘牛来说，不只是父辈传承的事业，更是满载着贯穿他童年的回忆。如今，刘牛正在用自己年轻人的开阔视野，努力让博物馆的藏品“活起来”，让川渝地区传统文化被更多人了解。



刘牛



石雕藏品



门窗匾展厅



藏品众多



精美木雕



馆内精美的石雕

父亲不一样的育儿经

2014年，随着藏品越来越多，刘健在璧山区天福碗厂工业遗址上，建起了重庆大圆祥博物馆，至今总收藏量近20万件，足以恢复数百栋巴蜀古宅大院。

“我是做房地产和建筑工程出身，那些年在城市化进程当中，见到太多老建筑被拆迁、遗弃，这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东西就这样被毁了，看着太心痛了……”刘健回忆，那个时候他就萌生了一个冲动，就是想把这些老建筑的“魂”收藏起来，令其改变被毁掉的命运。

因为家里祖祖辈辈都是璧山人，刘健觉得，保留住这些“老重庆的记忆”，保住这些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自己反哺家乡的一种方式。于是，从那以后直至将博物馆交给儿子，刘健在这个上面付出了大量的金钱和心血。

刘健说，他从小就对儿子的要求非常严格，学习可以不好，但一定要有良好的习惯和端正的品行。“人总是要衰老的，我还能干也有走的一天，即使再舍不得我的收藏，也总是要传承给他，不如早一些。”刘健说，令他欣慰的是，这几年儿子踏实勤奋的表现他都看在眼里，也很放心将产业交给他打理。

当馆长的喜和忧

2021年从重庆师范大学毕业后，刘牛回到璧山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博物馆。

喜的是，从此以后，这家满载了父亲30多年心血的博物馆全权交由他来经营，近20万件藏品交到了他的手上。这些藏品贯穿着他的童年记忆，也满载着他的情怀。“有的时候晚上九十点钟走进博物馆，看着这些藏品，就像是隔着一个时代在跟古人对话，心一下就能静下来。”

忧的是，父亲说以后只提供建议，不提供决策和资金，一切自负盈亏，即使落得变卖藏品的境地，也是儿子自己的事情。“虽然他这么说，但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他卖掉一件藏品，压力特别大……”刘牛说，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作为不仅关乎所有藏品的未来，还关乎着这么多员工及其背后的家庭。

因为不是专业的博物馆，大圆祥博物馆采取的是仓储式的堆放。

喜的是，这些东西还在，没有流失，没有损毁。忧的是，因为没有专业储藏条件，藏品会受到风化褪色、发霉虫蛀的侵害。

今年夏天暴雨，摧毁了博物馆内不少建筑和藏品，仓库彩钢棚被掀翻，馆内漏雨漏水，他只好带着员工一起连夜人工排水。

“其实我可以做一个躺平的人，但我过不了心里的坎，无所事事会让我特别难受。”刘牛感慨地说，父亲从小教育他“人一生最重要的事：一是读书，二是赚钱”，他一直牢记在心里。

“现在的目标就是想办法赚钱，让这些藏品有一个好的保存条件，只能靠自己努力了。”刘牛说道。

他想要让藏品“活起来”

当上馆长之后，刘牛开始尝试用年轻人的视角来对博物馆作出改变。他找到母校重庆师范大学，对所有藏品进行归类并展开研究，尝试与多所高校合作进行入校展览。

为了吸引年轻人的目光，他在博物馆内打造拍照打卡点，出售依托藏品设计制作的文创产品，合作售卖中药奶茶……

“第一步我肯定要让博物馆‘活下去’。”刘牛说，这几年，博物馆在他的努力经营下，已经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如今他正在计划着去重庆中心城区打造一个沉浸式的川渝古建筑体验展厅，让这些逐渐埋在历史中的老物件“活起来”，让川渝地区的传统文化被更多人了解。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

可以近距离“触碰”的历史

在导航地址上，重庆大圆祥博物馆坐落璧山区健龙镇龙江新石村5社，是从前璧山天福碗厂的旧址。

博物馆的大门，可能是你见过的最为精简的博物馆大门，没有宽敞的大堂和验票的闸机，几名工作人员就坐在门口露天的棚子下，招呼着来往的游客。

在通往展厅的路两旁，摆满了石狮子、石门、石缸、拴马桩……它们以饱经沧桑的姿态，向游客诉说着那些早已淡出现代生活的故事。

“一道门就是一个家，这里有多少道门，就有多少个曾经的家和家的故事。”在门窗匾展厅内，罗列堆放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明清时期门神门、木雕门窗和匾额，墙上的标语让人不禁产生遐想，勾勒出那些曾经发生在这些门背后的故事。

在展厅一处，随意摆放着四扇三层镂空雕花的木门，精美的工艺令每个路过此处的游客都会停下脚步，发出感叹。

“其实中国不止有四大流派的建筑风格，川渝地区的代表风格是川工风格。”刘牛介绍，川工木雕远看豪放粗犷，不拘一格，细看却是豪放中不失细腻，蕴含大量细节。

风格多样的木床、木桌和匾额，雕工精美的梁柱、屏风和云顶，饱含沧桑的佛道造像，令人心生敬畏的祖祠牌位……走进这座大山里的博物馆，仿佛推开了历史中川渝大宅的院门，可以近距离去感受和触碰那逐渐被埋没的厚重历史。

被老物件“占据”的童年

“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寒暑假都是去旅游，去参加夏令营，但我从来都是跟着爸爸，背着包，风尘仆仆……”在刘牛的记忆里，父亲刘健从来不爱打牌喝酒，就喜欢往家里搬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家里放不下了，就放在商铺里堆着，后来又转入了天福碗厂的旧址。

刘牛小的时候，父亲总是深更半夜开车回家，打电话让他们下楼搬东西，小到木质的门窗、牌匾，大到一些大门、造像。

后来刘牛长大了一些，父亲便几乎占用了他包括寒暑假在内的所有的节假日，父子俩背着背包，里面装着吃喝和换洗衣物，深入重庆、四川还有一些其他省市的区县、农村……深入大山里去寻找“宝贝”。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到江西的一个村子里面，村里只有很少的老人，空空荡荡，全是古建筑。”刘牛回忆，因为村里几乎没有年轻人，很多古宅都非常破败，父亲觉得非常可惜，想要收购一些回来，可惜当地老人们不同意。

除了收购之外，刘健也会带着儿子一起听当地的老人讲故事，讲当地的历史、房子的历史。刘牛在一个又一个的历史故事里，学到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

那个时候，刘牛觉得这件事情虽然很累，但很“好耍”，总是有新鲜的物件和故事，冲击着他年幼的心灵。

再后来，随着刘牛长大，开始学习给收回来的老物件编号、拍照和登记，再后来开始参与鉴别、讲价和搬运，直至他可以独立出去“收货”。